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四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度量　多能

度量

高明博載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寛仁豁達帝王之所以為量也中古已還典策斯畧暨炎漢而下肇起濳晦天資大度靡事生業倜儻無撓放蕩不羈蓄非常之謀淵

乎叵測奮撥亂之志慨然興歎駕馭豪傑恢廓靈府不凝滯於居處不耽悅於玩好開視向背之際鎮寧危懼之時故令反側者自安觀聽者效順巍乎英槩諒非矯飾及夫仗義撫運正位域中然猶罔念舊惡洞絶猜忌優容狂瞽弗形喜慍至於屈法恕物推信柔遠拱默致治心逸日休斯聖人範圍之理得矣

漢高祖寛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産作業常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

當如此矣帝初為泗水亭長沛令有重客呂公蕭何為主吏（主吏功曹）主進（進者會禮之財）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令號令也）帝素易諸吏（易言輕也）乃紿為謁曰賀錢萬（紿欺也）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引入坐上坐（上坐尊處也）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帝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詘懾也）及為沛公項羽願與高祖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禍賊（慓疾也悍勇也禍賊者好為禍害而殘賊也）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

公

十二年十二月帝擊黥布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帝問醫曰疾可治於是帝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劒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賜黄金五十斤罷之

文帝時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

後漢光武初為蕭王圍邯鄲攻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帝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漢寇恂為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殺之復以為恥後過潁川欲殺恂恂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分猶解也）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馬援為隗囂奉書至雒陽引見於宣德殿帝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為待詔使大中大夫來歙

持節送援西歸隴右

魏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初為兗州牧以東平畢諶為别駕張邈之叛也邈刼諶母弟妻子太祖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或去諶頓首無二心太祖為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吕布破諶生得衆為諶懼太祖曰夫人孝於其親矣豈不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為魯相又吕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説太祖曰觀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太

祖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又蜀關侯為太祖所擒太祖察其無久留之意使張遼問之答曰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遼欲白太祖恐太祖或殺之不白非事君之道乃嘆曰公君父也關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彼受公恩必立報公而後去也及關殺顔良太祖知其必去重加賞賜關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紹軍左右欲追之太

祖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明帝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諫無所摧戮其人君之量如此之偉也

晉景帝沉毅多大畧宣帝之誅曹爽深謀秘策與帝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

武帝寬惠仁厚沉深有度量初高陽許允既為文帝所

殺允子奇為太常丞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受害之門不欲接近左右請出為長吏帝乃追述允夙望稱奇之才擢為祠部郎時論稱其夷曠因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為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

簡文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為意凝塵滿席湛如也嘗與桓溫及武陵王晞同載遊板橋溫處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欲觀其所為晞大恐求下車帝安然無懼色溫由此憚服

後魏宣武幼有大度喜怒不形於色雅性儉素孝文欲觀諸子志向乃大陳寶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皆競取珍玩帝唯取骨如意而已孝文大奇之及庶人恂失德孝文謂彭城王勰曰吾固知此兒有非常志相今果

然矣

後周太祖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為務及為魏丞相能駕馭英豪一見之者咸思用命

隋高祖性嚴重有大畧初仕後周宣帝時以后父為大前疑宣帝有四姬幷皇后諸家爭寵數相毀譖宣帝每忿怒謂楊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動即殺之高祖既至容色自若乃止

開皇中寧州刺史元諧以潛龍之舊嘗豫大宴於百寮
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請以突厥可汗為候正陳叔
寶為令史帝曰朕平陳國以伐罪弔民非欲誇誕以威
天下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
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
唐高祖倜儻不羈豁達大度率性剛直無所矯飾志畧
宏遠寬仁容衆凡所與遊集無貴賤皆得其歡心及義
兵起羣盜大俠爭來歸附焉

太宗自髫齓多大志臨機果斷不拘小節舉動非常故非時人所能測也初為唐國公子見隋政日亂即有四海之志武德末息隱海陵之黨同謀帝者數百人事寧之後帝抽居爪牙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及即位會州督王長諧坐納賂為憲司所劾帝不之罪因賜所賂之物以愧其心

貞觀三年帝親録繫囚有劉恭者項有䏁文自云當王天下坐是被拘帝見之曰項有䏁文何預於物若天將

興之非朕能害若無天命縱勝何為乃釋之

十九年帝征遼候騎獲莫離支覘使高竹離反接以至軍門帝召見解縛謂曰何顔色瘦沮若斯之甚耶對曰偷路間行不食數日矣帝命飯之謂曰爾主使爾為諜宜速反命寄語莫離支須中軍消息可遣人徑至吾所間行辛苦亦何以為帝哀竹離徒跣賜屩以遣之

高宗咸亨二年七月東州道總管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侃奏稱有高麗僧言中外災異請誅之帝謂郝

處俊曰朕聞為君上者以天下之目而視以天下之耳而聽蓋欲廣聞見也且天降災異所以警悟人君其變苟實言之者何罪其事若虛聞之者足以自戒舜立謗木良有以也欲箝天下之口其可得乎此不足以加罪特令赦之

後唐高祖初為大同軍節度使以罪奔達靼居數日會黃巢自江淮北度椎牛釃酒宴其酋首酒酣喻之曰予父子為賊臣讒間報國無由今聞黃巢北犯江淮必為

中原之患一日天子赦宥詔徵兵僕與公等南向而定天下是予心也人生世間光景幾何曷能終老沙堆中哉公等勉之達靼知無留意皆釋然無間哉

莊宗膽畧絶人其心豁如也初與梁對壘于河上梁將陸思鐸以善射日預其戰嘗於箭笴之上自鏤其姓名一日射中帝之馬鞍帝拔箭視之覩思鐸姓名因而記之及帝平梁思鐸以例來降帝出箭以視之思鐸伏地待罪慰而釋之尋授武龍右廂都指揮使加檢校太保

明宗初在太祖左右居常唯治兵仗不喜專事生產家財屢空處之晏如也太祖知其廉欲試其誠召於泉府命恣意取之然所取不過束帛數緡而已

末帝嘗與房知溫失意於杯盤間以白刃相恐及即位知溫憂甚帝乃封列土以寧之知溫徑赴雒陽申其宿過且感新恩帝開懷以厚禮慰而遣之

多能

夫王者秉淳粹之氣挺明哲之資究造化之端為生民

之表宜乎習尚臻於玄妙動作究於精微也至若聽覽之餘穆清之際必務遊息以暢襟靈故有寓情於筆札屬意於管絃取樂於棊奕適意於射御以至翫和扁之書披京管之術或羣臣宴衎下表乎同歡或便坐清閒內資乎玄覽足以彰攸縱之智見徇齊之才垂之方冊是為能事故可以戒逸豫而節嗜好刑風俗而滌心志者焉

漢元帝多才藝善史書（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鼓琴瑟吹洞簫

簫之無底也自度曲被歌聲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為歌詩聲也被聲能播樂也分刌節度刌切也謂能分切句絕為之節制也窮極幼妙讀曰要妙帝又好音樂善琴笙嘗置鞞鼓殿下鼓本騎士之鼓天子自臨軒檻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莊嚴之鼓節也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焉

魏太祖才力絕人及造作宮室繕治器械無不為之法則皆盡其意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

王九真郭凱等善圍棊太祖皆與埒能又好養性法又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陀甘陵甘始陽城郄儉無不畢至

文帝善騎射好擊劍才藝兼該嘗自叙曰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脩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

生於中平之季長於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於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弟子丹獵於鄴西終日手獲麞鹿九雉兎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從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

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或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游俱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

酣耳熱方食芊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偽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鄭正截其顙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閑木户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

對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敵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略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令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集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嘗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一云帝善彈碁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撇碁角

隋高祖潛龍時頗好音樂嘗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妻之義因即取之為房内曲命婦人並登歌上壽並用之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四月自為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道勁為一時之絶先是人間有王羲之書悉購之書府凡真行二百九十紙裝為七十卷草書二千紙裝成八十卷每聽覽餘閒時取臨翫焉嘗問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

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朕少時為公子未遭陣敵義旗之始及平寇亂每執金鼓必自指揮習觀其陣即知强弱嘗取吾弱對其强取吾强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百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然吾之所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帝性愛書初置弘文館選貴臣子有性識者以為學生內出

法書命之令學又令人間善書者亦徵入館内是十數年間海内從風而靡工書者甚衆焉

十八年二月詔三品以上賜宴於玄武門帝旣工隸書又好飛白於王衛之間别更立意遂𡚁類增長精好絶倫每有新奇羣臣無不下拜啓請是日太宗操筆作飛白書羣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床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床罪當死請引付法帝笑而言曰昔日婕好辭輦今見常侍登床五月帝

為飛白書鸞鳳螭龍等字筆勢驚絶謂司徒長孫無忌
吏部尚書楊師道曰明旦五日舊俗必用衣服翫物相
賀朕今各賀君飛白扇二枚庶動清風以增德義

玄宗好學善騎射洞曉音律及陰陽象緯推步

德宗貞元四年八月御書章敬寺額備鼓吹并神策馬
騎以迎帝御通化門觀之

順宗聰睿善隸書在東宮時德宗為詩及他文賜大臣
者率皆令帝書之

敬宗性聰睿有斷凡百工之藝皆不習而自能

後唐莊宗洞曉音律武皇帝令歌舞於前十三習春秋

手自繕寫畧通大義

册府元龜卷四十三

冊府元龜卷四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奇表　神武

奇表

域中四大王居其一洪範五事貌為其首是知清明在躬而志氣如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自古繼天而王出震應期莫不體備純元器含異稟實有聖德煥乎英

表乘天地之正故其儀可象參日月之明故其威可畏若夫本徇齊之性挺岐嶷之姿標五行之端冠羣龍之首宜乎包神靈之藴協符瑞之紀魁奇睟穆貿出世表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誠哉是言

太昊宓犧氏蛇身人首日角衡連珠日角角有骨表象日所出者上曰衡衡中有骨表表象連珠也

炎帝神農氏人身牛首

黄帝軒轅氏龍顔一云黄帝奄顔是謂結起神明詢知炤臨四海

顓頊高陽氏首戴干併榦止法月參併重也重脅以爲表水精主月參伐主斬刈也一云顓頊戴干是謂皇甫德美周閭天下家足

帝嚳高辛氏生而駢齒一云帝嚳駢齒是謂悍骨德塞無間姦靡蹤出

帝堯眉八采鬚髮長七尺二寸面銳上豐下足履翼宿身長十尺一云堯眉八采是謂通過正身刑與遠近咸化

帝舜目重瞳子龍顏大口黑子身長六尺一寸一云舜目重瞳子是謂重明作事可法出言成章

夏禹虎鼻大口兩耳參鏤首戴鉤鉤鈴也胷有玉斗足文

履巳長九尺九寸一云九尺二寸又云禹耳參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决河疏江

商湯豐下鋭上皙而有髯勾身而揚聲身長九尺臂有四肘一云湯臂三肘是謂謬翼攘去不義黜首繁息

周文王龍顔虎肩身長十尺胷有四乳

武王駢齒望羊

䨓王生而有髭

漢高祖為人隆凖而龍顔顔額顙凖鼻也美鬚髯在頤曰須在頰曰髯左

股有七十二黑子

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

宣帝身足下有毛（遍身及足下皆有毛）

元帝額上有壯髮（壯髮當額前長侵下而生）

後漢光武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大口隆準日角

明帝容貌壯麗生而豐下銳上項赤色有似於堯

章帝動容進止聖表有異

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

晉宣帝有狼顧之相魏武帝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

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

景帝雅有風彩

武帝初拜撫軍大將軍副貳相國而文帝欲以帝弟攸為嗣何曽等固爭曰中撫軍聰明神武乃超世之才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繇是遂定

元帝白毫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目有精曜顧眄煒如也

明帝黄鬚貌類外家帝母荀氏燕代人也

簡文帝美風姿舉止端詳
後魏道武帝目有光曜廣顙大耳衆咸異之
大武帝明元長子也天賜五年生於東宮體貌瓌異道
武奇而悅之曰成吾業者必自此子也
文成帝風格異常
孝文帝生而潔白有異姿繈緥岐嶷長而淵裕仁孝綽
然有君人之表獻文尤愛異之
孝莊帝風神秀異姿貌甚美

後周太祖身長八尺方顙廣額美鬚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敬畏之

隋高祖為人龍頷額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長上短下沉深嚴重年十六遷驃騎周太祖見而嘆曰此兒風骨不似世間人齊王憲嘗言於周武曰普六茹堅臣欽若等曰普六茹周所賜姓堅諱也相貌臣每見之不覺自失

後員外散騎侍郎王邵言帝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羣

臣帝大悅賜物數百段開皇三年陳遣常侍周墳通直散騎常侍袁彦來聘陳主知帝之貌異代人使彦畫像持出

煬帝為晉王時高祖密令善相者來和遍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

唐高祖體有三乳左腋下有紫誌如龍郭弘道初仕隋為上食奉御時高祖為殿内少監深善之弘道善相因言曰天中伏犀下接於眉此非人臣之相願深自愛

太宗年四歲時忽有書生自言善相謁高祖曰公是貴人有大貴子因目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也公之貴以此而後必繇之而創功業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高祖聞其言甚懼及書生辭出使人捕欲殺之以滅其口而不知所在太宗既降薛仁杲高祖聞賊平大悅于時李密初附乃令密馳傳迎太宗於幽州密見太宗天姿神武軍威嚴肅驚慄歎服莫敢仰視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此何以定禍亂乎

玄宗儀軌偉麗有非常之表

肅宗爲忠王時領河北道元帥玄宗令文武百寮於光順門相見左丞相燕國公張説退謂學士孫逖韋述曰甞見太宗寫真圖忠王英姿秀發竒表非常實類聖祖乃社稷之福也

宣宗外晦内朗視瞻特異

懿宗姿貌瓌傑有異於人

後唐莊宗爲嬰兒體貌竒特年十一從太祖討王行瑜因令入覲獻捷唐昭宗一見駭異之曰兒有竒表乃撫

其背曰此兒將來之國慎勿忘忠孝於予家
愍帝貌類明宗後爲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時年十四
形氣豐厚
末帝長七尺餘方頤大顙材貌雄偉以驍果稱明宗甚
愛之在藩時雒陽市人王安者世稱其善相嘗竊視帝
曰形如毗沙門天王非常人也帝知之竊喜清泰二年
魏府進天王字甲冑千二百副乃選諸軍之魁偉者被
以天王甲俾居宿衛

漢高祖面紫色目睛白多而有光彩識者覩之咸曰非人臣相也

周太祖形神魁壯趣向奇崛頂上有肉肉

神武

惟天可畏必以雷霆奮其威惟衆有作必以神武服其衆詩稱布昭聖武易著弧矢之利若乃仗順行罰躬秉武節禁暴以取亂決勝於勍敵矢石之間神色自若扶義而行兼資智勇臨變出擊不暇冠帶霜戈月羽雲揚

風起首爲節度人思効命於以戡時難清國步震壘九寓烜赫殊俗姦雄弭心豺狼奪魄猛氣發於奇表羣目識其真主至於馳馬彎弓應弦斃獸又聖藝之殊絶者也

商湯伐桀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商頌曰武王載斾有虔秉鉞如火烈烈莫我敢曷曷害也言建斾興師出伐又固持其鉞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誰敢禦害我也

周武王伐紂左仗黄鉞右秉白旄以大卒馳商紂師紂

師皆倒兵以戰以闢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散畔一著戎衣而天下大定

宣王征徐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勃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虎之怒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就執其衆之降服者故常武之詩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進前也敦當作屯醜衆也

漢高祖嘗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各有差帝問曰如我

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帝曰如公何如曰臣多多益善耳帝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武帝元狩元年十月詔曰南越東甌誠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廵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滎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

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邉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讋焉還祠黄帝於橋山廼歸甘泉時使郭吉風告單于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主客主接諸客者也問以何事而來郭吉甲禮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将兵待邉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亟急也何但但空也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

之地為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冦於漢邊

後漢光武初循河北進軍邯鄲時率鄧禹等擊王郎大破之帝過禹營勞勉吏卒威嚴甚厲衆皆竊言劉公真天人也後赤眉君臣劉盆子及樊崇等降帝大陳兵馬臨雒水令赤眉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否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也蚩癡又謂崇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

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强相服也徐宣等臣欽若等曰徐宣盆子丞相也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懽誠喜無所恨也

魏太祖才力絶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甞於南皮一日獲雉六十三頭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吴之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與虜對陣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

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軍無幸勝甞征馬超韓遂遂請與帝相見帝與會語賊將見帝悉於馬上拜秦氐觀者前後重沓帝笑謂賊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胡前後大觀又列鐵騎五千為十重陣精光曜日賊益震驚

晉宣帝為太尉景初二年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帝帥步騎四萬討之淵聞魏師之出也請救於孫權亦出兵遥為之聲援遺淵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

前深為弟憂之
後魏太武臨敵常與士卒同在矢石間左右死傷者相繼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効命所向無前命将出師指授節度從命者無不制勝違令者率多敗失
文成和平中幸信都至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詔羣官仰射山峰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出山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刻石勒銘又嘗幸西苑親射虎三頭
孝文善射有膂力年十餘歲能以指彈碎羊膊骨及射

禽獸莫不隨志而斃之

宣武景明中幸鄴帝親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羣臣勒銘於射所後於河内懷縣界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伏見親御弧矢臨原弋遠弦動羽馳鏃所逮三百五十餘步臣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神藝夙茂巧會騶虞之節妙盡矍圃之儀威稜攸曁彪兕懾氣才猛所振勍憝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宇矣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請銘射宫永彰聖藝詔曰此乃弓弧小藝何

足以示後禁而喉唇近侍苟以為然亦豈容有異便可如請遂勒銘於射所

後周太祖每諸將出征授以方畧無不制勝

唐高祖初為山西河東道撫慰大使行至太平關遇賊數千人時所將兵少左右皆懼高祖謂之曰此烏合之賊易與耳因率精騎一十人出擊之所向皆靡衆情始定并力奮逐大破之後至龍門縣有賊母端兒衆數千人奄至城下時諸軍無備為賊所乘高祖親率十餘騎

横出擊之所射應弦而倒賊大潰逐北數十里伏屍相繼於道時高祖射七十發明日斬首築爲京觀於屍上盡得所射箭其妙如此

太宗初從高祖破突厥於馬邑帝手射殺特勒一人豯是賊退高祖拒歷山飛也深入賊軍重圍數匝帝望見之將輕騎突圍而進弓矢亂發殪數千人既接短兵所向必潰救高祖於萬衆之中時騎兵已散高祖氣憤將戰帝苦諫乃止適會步兵至帝奮擊大破之及舉義師

西上遲明至霍邑城下恐宋老生不出戰遂大言激怒之及兵至高祖曰兵疲未食恐不可戰且欲停營帝曰機不可失當破趙會食豈得下營先食乎高祖乃與公子建成當東面令帝當南面部分纔定老生出兵交戰左軍遂敗帝與軍頭段志玄躍馬先登深入賊陣敵人矢下如雨帝為流矢所中收而復戰衝突出其陣後憒氣彌厲手殺數十人二刀盡缺血流入袖灑而復戰老生遂大敗

武德三年討王世充於雒邑帝選精銳千餘騎為竒兵皆皁衣玄甲分為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寳程齩金尉遲敬德翟長孫等分統之每臨寇帝躬被玄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殄嘗以少擊衆賊徒氣懾四年二月又進屯青城宫壘未立王世充率衆二萬自方諸門於故馬坊憑垣塹之險臨穀水以禦大軍諸將甚懼帝以精騎陳於北芒親登魏宣武陵以望賊陣謂左右曰賊勢迫矣悉衆而出利在一戰今日破之其後不

能出矣乃令屈突通率步兵而進曰兵交即放烟吾當率馬軍南下兵纔接帝以騎衝之挺身先進與通表裏合勢賊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焉帝所乘之馬中箭而死易馬又戰地既險隘賊多牌矟騎戰稍難帝親自射之莫不人牌俱徹應弦而倒自辰及午賊衆始退縱兵乘之迫于城塹俘斬七千人於是進營城下布長圍以逼之及竇建德舊將劉黒闥舉兵反於相州帝總戎東討每令游騎擊挫之闥嘗於肥鄉列陣帝親率左右

擊之有一突厥勇壯絶人直衝帝刃将接帝以天策上将大箭射之中心洞背應弦而斃遂傳此箭於北蕃突厥見而驚嘆又嘗輕騎近山遇三騎皆賊中之驍勇有名者舉槍而進左右請避之帝不從待其将至連發三矢相次皆斃敵人懾氣焉

武德九年八月帝即位是月癸未突厥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朝為覘自張形勢云可汗總兵百萬今已至矣乃請反命帝誚之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我

無所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竝親從我賜爾玉帛前後極多何輙將兵入我畿縣爾雖突厥亦須頗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强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等請禮遣之帝曰不然今若放還當謂我懼遂縶思力於門下省於時兵馬大集遣瑀德彝分出慰勞帝出自玄武門與侍中高士亷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可汗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首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衆軍繼至精甲

曜日連旗蔽野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相顧色動𧮯是大懼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馬蕭瑀又以輕敵固諫於馬前帝曰吾已籌之非卿所知也突厥所以掃其境内直入渭濱蓋以我國家初有内難朕又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虜必大掠强弱之勢在今一策朕故獨出以示輕之又耀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虜入既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克與和則必固制服匈奴自茲始矣公等宜

記之是日頡利請和詔許馬瑪等方歎曰非可測也車駕即日還宮

貞觀十四年四月帝謂朝臣曰朕少時為公子未逼陣敵義旗之始乃平寇亂每執金鼓必自指揮習觀其陣即知强弱當取吾弱對其强取吾强對其弱敵犯吾弱奔命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

十九年二月行幸次武德將飛騎歷北山行遇猛虎引

弓射之應弦而殪又在雒陽苑射猛虎民部尚書唐儉見羣豕突出林中帝引弓四發殪四豕有一雄彘突及馬鐙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高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帝納之因為罷獵

六月帝征遼東駕次安市城進兵攻之高麗北部耨薩高延壽南部耨薩高惠真率高麗靺鞨之衆十五萬來

援安市城帝自將步騎四千潛鼔角偃旌幟趨賊營北峰之上令諸軍聞鼔角聲而進賊衆大懼帝入自山下引軍臨之賊因大潰斬首萬餘級延壽等率其餘寇依山自保於是命長孫無忌李勣等引兵圍之撤東川梁以斷其歸路帝按轡徐行觀賊營壘謂侍臣曰高麗傾國而來所擊一麾而敗天祐我也因下馬再拜以謝天延壽惠真等十五萬六千八百人請降

肅宗初為忠王嘗與諸王及廢太子射於苑中矢三發

連中的觀者咸以為神

後唐武皇始言喜軍中語齠齔善騎射與儕類馳騁嬉戲必出其右年十三見雙鳧翔於空射之連中衆皆神伏又嘗於達靼部人角勝達靼指雙鵰於空曰公能一發中否武皇即彎弓發矢連貫雙鵰邊人拜伏年十五從獻祖討龎勛摧鋒陷陣出諸軍之右軍中目為飛虎子及為河東節度使與汴軍戰於洹水之上帝長子鐵林指揮使落落既戰馬踣帝馳騎以救之其馬亦踣汴

之追兵將及帝背射一發而斃乃退

莊宗初為晉王嘗勞軍於魏縣因率百姓輕騎循河而上將覘梁軍時陰晦未霽劉潯率羣賊五千伏於河曲叢木間伺帝已過羣賊大譟圍帝數十重戈矟如林帝以百騎馳穿其間左右奮擊賊矟皆萃於帝帝躍馬大呼而乘之梁軍辟易四處斬十餘級決圍而出會援軍至梁軍遂退帝顧軍士曰幾為冦嗤軍士咸曰大王神武應天英才間世故非殘孽敢犯軍塵今日之事適令

賊見大王之威畧耳又嘗與梁軍對壘於濮州北王彥章夜率精甲五千餘衆伏堤塢之下帝嘗觀兵於塢上俄以十餘騎輕行登塢梁軍竊發圍帝數十重我後騎繼至攻於圍外帝於圍中躍馬斬擊觸鋒冒刃決圍而出合外騎接戰俄而李存審至賊遂退走斬首數百級時嘗銳於接戰每馳出營嘗身先士卒存審叩馬上諫請無輕行帝伺存審有間即策馬而出顧近臣曰老子妨吾戲其英才如是王鎔王虎直亦遣使致書請帝不

躬御士卒曰天下元元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王無自輕言甚切至帝笑謂其使者曰漢高祖馬上得天下身百餘戰然後成帝功子不敢希慕前人安能局促於床簀以肥其軀耶及進軍胡柳堤梁軍亦至帝親率軍出視諸軍從之梁軍已成陣横亘數十里帝亦以横陣抗之時帝與李存審總河東魏博之衆居其中周德威以幽薊之衆當其西鎮定之師當其東梁將賀瓌王彦章居中軍兩軍接戰帝以銀槍軍突入梁軍陣中斬擊

十餘里賀瓌王彥章皆單騎而走周太祖嘗謂侍臣曰朕五六歲時每聞莊宗破夾寨與梁太祖爭天下自是十五年終滅梁朝中興唐室夾河戰陣朕預其間若神武英豪近古無此人主

明宗初在太祖左右凡出畧遊仰視飛鳥命帝射之控弦必中景福初黑山戍將王弁謀叛據神武武皇命李存信誘而襲之弁嬰城固守士乘城多為所傷軍衆沮撓帝率其屬登梯奮擊士衆退者瞋目叱之夷傷復起人百其勇弁勢危蹙遲明遁走帝單騎追禽獻於軍門

太祖尤所嘉奬
晉高祖初事後唐明宗領親騎左射軍莊宗以天祐十二年後有河北之地開霸府於鄴梁祖遣上將劉鄩以兵五萬營於莘
十三年二月鄩引兵突至清平薄我城下莊宗至自甘陵兵未陳多為鄩所掩截帝領十餘騎横槊深入東西馳突無敢當者竟救部伍而旋莊宗壯之拊其背曰將門出將言不謬耶因頒以器帛復親為啗蘇啗蘇者當

時以為異恩繇是知名

漢高祖素有大志所至輙觀山川形勢心畫都邑營壘之宜同華異之明宗嘗與梁人對柵澶州德勝口晉高祖以懿戚領親兵一日與帝俱行為敵人所襲晉高祖馬甲糞擔連華忽斷帝素勇捷輟騎以授取斷華者綴以自跨徐殿其後追者謂其有伏乃得觧晉高祖壯而感之有明宗腹心王繼弘見之以事聞明宗明宗深加賞異謂晉高祖曰此可任之及明宗即位晉高祖復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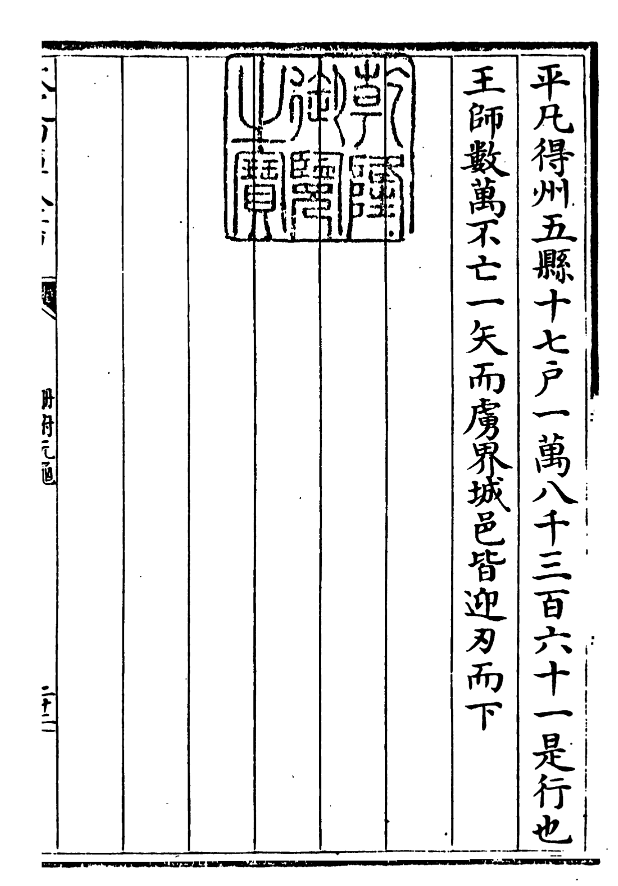
其軍帝又事焉天成中晉高祖自六軍諸衛副使出為北京留守以帝有權畧加疇昔護援之力奏移麾下署為牙門都校

周太祖廣順三年正月幸城南園臨水亭見雙鳧爭藻戲於池面引弓射之一發而疊貫從事官懽呼拜賀世宗朝命翰林繪工寫之縑素詔學士陶穀為之讃

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親征河東時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何徽之失律也騎軍數千馳突南走控弦露刃

刼掠輜重衆庶大擾驚走不可勝數帝遣近臣及親校宣諭止遏莫有從命者散卒兇勃頗害使臣皆遞相揚言契丹大至官軍大敗余衆已解甲矣至暮知官軍克捷散卒稍稍而回亦有達曙而不至者是日危急之勢頃刻莫保賴帝英武果敢親破寇敵不然則社稷亦綴旒矣

六年帝幸滄州入瓦橋關五月侍衛使李重進已下諸將相次帥師而至偽瀛州刺史高彦暉上表歸順關南



平凡得州五縣十七户一萬八千三百六十一是行也王師數萬不亡一矢而虜界城邑皆迎刃而下

冊府元龜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四十五至四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王　宜

謄録監生臣蔡齊明

册府元龜卷四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謀畧　權畧

謀畧

夫王者龍興大人虎變莫不乘期運而起膺命歷之數繇是三神眷命百姓與能然後履至尊而制六合發大號而奉帝統者焉若乃經綸草昧之際艱難開創之始

維御羣品驅攘醜類決機帷幄之内矢謀俄頃之間密不容髮迅如發矢斯固竒畧獨運宏謨絕出制勝以無失闘智而邁倫者哉若乃端委南面總制萬幾舉無失策識參寰表開物成務而卒以戡濟懸中制外而臻乎底定斯皆禀英睿之姿包遠大之度而能揚茂烈於當世飛淑聲於無窮者也

漢高祖十年九月代相國陳豨反帝曰豨甞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爲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

王黄等刼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黄來歸者皆舍之帝自東至邯鄲帝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沮漳水吾知其亡能爲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帝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帝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帝嫚駡曰竪子能爲將乎四人慚伏地帝封各千戸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帝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

至者今計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户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聞豨將皆故賈人帝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

後漢光武為更始大司馬徇河北先是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

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埶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吳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辦士説陳康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納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

手擊殺躬其衆悉降續漢書曰時岑彭已在城中將躬詣傳舍馳白漢漢至躬在彭前伏漢曰何故與兒語遂殺之

更始遣李軼朱鮪等守雒陽光武乃以馮異為孟津將軍拒朱鮪異乃遺李軼書深達意通書之後更不與異爭鋒異見其信効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繇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建武十六年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刼所在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

四州尤甚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効其牧守令長坐界内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竝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

魏太祖初為曹公西征馬超韓遂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

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凉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如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

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栅爲角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晉武帝初爲魏武主簿從討張魯言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

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爲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魏國既建遷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爲首今天下不耕者葢二十餘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時蜀將關侯圍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没而仁圍甚急是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爲近賊欲徙河北帝諫曰禁等爲水所没非

戰之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示敵以弱又淮泗之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内疎關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令犄其後則樊圍自觧魏武從之吳大帝果遣將呂蒙西襲公安拔之關遂爲蒙所獲魏武以荆州遺黎及屯田在潁川者逼近南寇皆欲徙之帝曰荆楚輕脫易動難安雲長新破諸爲惡者藏竄觀望今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從之其後諸亡者悉復業及文帝即位轉丞相長史吳大帝帥兵

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禦寇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還宛帝曰孫權新破雲長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爲患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吳大帝果不爲寇魏文悔之太和元年新城太守孟達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慮其爲患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帝恐達速發以書諭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

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豫不决帝乃潛軍進討平之初申儀久在魏興專威疆場輙承制刻印多所假授達既誅有自疑心時諸郡守以帝新克捷奉禮求賀皆聽之帝使人諷儀儀至問承制狀執之歸於京師又徙孟達餘衆七千餘家於幽州蜀將姚靜鄭他等帥其屬七千餘

人來降時邊郡新附多無戶名魏朝欲加隱實屬帝朝於京師天子訪之於帝帝對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棄之宜弘以大網則自然安樂又問二虜宜討何者爲先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舂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乗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墮破之必矣天子竝然之五年諸葛亮寇天水天子使帝西屯長安車騎將軍張郃勸帝分軍住雍郿

爲後鎮帝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
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軍隃
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
帝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
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帝曰吾倍道
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
次漢陽與亮相遇帝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
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

爲重圍帝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者勞軍增封邑青龍二年亮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於郿之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步騎二萬受帝節度諸軍欲往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積聚多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原將北渡渭帝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帝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

遂此意可知也遣将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於積石臨原而陣亮不得進還於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營帝知其必敗遣奇兵掎亮之後斬五百餘級護生口千餘降者六百餘人景初二年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以太尉帥步騎四萬次於遼水文懿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梁旁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

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帝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則直指襄平必人懷内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帝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帝令軍中

敢有言移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
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
上庸八部竝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
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之帝曰孟達衆少而食
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粮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
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
與粮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
雖當捉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

賊粮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用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投首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禽之矣正始七年吳寇柤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渡沔帝以沔南近賊若百姓奔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曹爽曰今不能脩守沔南而留百姓非長策也帝曰不然凡物致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

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不審設令賊以三萬人斷沔水
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梁柤中將何以救之
爽不從卒令還南賊果襲破柤中所失萬計
景帝為大將軍魏嘉平末吴太傅諸葛恪圍新城朝議
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水口帝曰諸葛恪新得政
於吴欲徼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冀萬一不暇復為青
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衆少戍則不足以禦
寇恪果并力合肥卒如所度帝於是使鎮東將軍毋丘

儉揚州刺史文欽等距之儉欽請戰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帝乃敕欽督鋭卒趣合榆要其歸路儉帥諸將以為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正元二年揚州刺史文欽舉兵向闕帝時帥師征之欽屯項城進軍将攻鄧艾帝潛銜枚徑造樂嘉與欽相遇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

也既謀而行三譟而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帝謂諸將曰欽走矣令發鋭軍以追之諸將皆曰欽舊將鴦少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帝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鴦三鼓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鴦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魏文帝甘露二年以大將軍討諸葛誕於淮南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廩軍士大豆人三升文欽聞之果喜帝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間

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寛恣食俄而城中乏粮石苞王基並請攻之帝曰誕之謀逆非一朝一夕也聚粮完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欽既同惡相濟必不便走今若急攻損游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将使同戮吾當以長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來軍粮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絶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外賊外賊破欽等必成擒矣後竟如其言景元四年爲大將軍輔魏政將伐蜀

乃謀於衆曰自定壽春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略計取吳作戰船通水道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濕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竝進此滅虞定虢吞韓并魏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備兵勢必散首尾離絕舉大衆以屠城散鋭卒以畧野

劍閣不暇守險關頭不能自存以劉禪之闇而邉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将軍鄧艾以爲未有釁屢陳異議帝患之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喻之艾乃奉命於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於武衛絶姜維歸路鎮將軍鍾會等又自駱谷襲漢中遂平蜀

元帝時建威將軍周玘自以爲不得調内懷怨望與王恢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

經緯世事謀泄帝聞而秘之召玘爲鎭東司馬未到復
改授建武將軍南郡太守玘既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
玘奕世忠烈義誠顯著孤所欽嘉今以爲軍諮祭酒將
軍如故進爵爲公禄秩僚屬一同開國之例玘忿於迴
易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
明帝聰明有機斷尤精物理屬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
神器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强潛謀獨斷廓清大祲改授
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强本弱枝雖享

國日淺而規模宏遠矣

後魏道武初爲代王左長史張衮從帝征蠕蠕遁走追之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衮言於帝曰今日追賊粮盡不宜深入請速還軍太祖令衮問諸部帥若殺副馬足三日食不皆言足也帝乃倍道追之及於廣漢赤地南床山下大破之既而帝問衮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粮意乎對曰皆莫知也帝曰此易知耳蠕蠕奔走數日畜産之餘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

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䝉以帝言出告部帥咸曰聖策長遠非愚近所及也又嘗遣賀狄干結婚於姚萇會萇死興立因留狄干興弟平率衆寇平陽道武討平之擒其將狄伯支吏唐小方天賜中詺北新侯安同送興唐小方於長安後蠕蠕社崘與興和親送馬八千匹始濟河赫連屈子忿興與國交好乃叛興邀留社崘馬乃遣使請以駿馬千匹贖伯支而遣狄干還道武意在離間二寇於是許之

明元初即位時晉將劉裕伐姚泓帝遣侍中長孫嵩知山東諸軍詰平原緣河北岸又勅簡精兵為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銳南出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崤陜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疲弊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則裕可不戰而遯於是叔孫建等尋河趣雒遂入關嵩與建等自成臯南濟晉諸屯戍皆望塵奔潰裕克長安嵩乃班師

孝文時僕射李冲自鄴還京汎丹洪池乃從容謂冲曰

朕欲從此通渠於雒南伐之日何容不從此入雒從雒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渭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出戶而鬬此乃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須二萬人已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脩之冲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

唐太宗在隋末煬帝爲突厥所圍郡縣皆發兵赴援時帝年未弱冠召募從軍隸屯衛將軍雲定興師將發帝勸之多齎旗鼓設疑兵以威突厥定興不納帝謂之曰

始畢掃其境内敢圍天子本疑國家倉卒無援忽見旗鼓之盛必謂救兵雲集今者進師可前後相次令數十里間連亘不絶晝則幡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以張形勢賊必見懼望塵而退此計之上也不然者則爲所輕悉軍來戰公必不能支矣定興從焉將次崞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曰兵大至矣遂解圍而退果如所籌

武德元年十一月帝平薛仁杲於折墌城得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既而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戰

破賊其主尚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尅而竟下之何也帝曰此以權道迫之使其計不暇發以故克也羅睺恃往前之勝兼復養鋭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來戰吾雖破之傷殺蓋少若不急躡還走投城仁杲收而撫之則便未可得矣且其兵衆皆隴西人一敗被追不及回顧散歸隴外則折墌自虚我軍隨而迫之所以懼而降也此乃成筭諸君盡不見耶諸将謝曰實爲聖略乃非凡人

所能及也

二年十一月討宋金剛于安邑諸將咸請戰帝曰金剛懸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驍將皆在於此劉武周自據太原專倚金剛以為捍蔽金剛雖衆内實空虛虜掠為資意在速戰我堅營畜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粮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於是遣劉弘基張綸進逼西河而晉澮城堡並來歸附賊轉輸路絶其衆遂餒三年四月金剛果遁帝追之及尋相於

呂州身先士卒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轉戰數十合士卒疲弊至高壁嶺總管劉弘基執馬而諫曰大王功効於此足矣亦宜思自安之計方今草創敵可盡乎且餱糧已竭士卒疲頓更欲何之願且停營待兵粮咸集而後决戰帝曰功者難成易敗機者難遇易失金剛走到介州衆心已沮我及其未定當乘勢擊之此破竹之義也如更遲留賊必生計此失機之道吾家國之事當竭忠盡力豈顧身之安危乎遂策

馬而去諸軍乃進莫敢以饑乏為辭

四年討王世充於東都會竇建德以兵十萬來援王世充至於酸棗帝議將拒之蕭瑀屈突通封德彝及諸將等進諫曰腹背受敵恐非萬全請班師且據谷州以觀勝負帝不許曰世充粮盡内外離心我當不勞攻擊坐收其弊耳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惰今我進據武牢扼其襟要若賊恃勝冒險爭鋒吾當破之必矣賊若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彼敗我振足以臨之一行而定在

於斯舉若不速進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二賊并力將如之何通又請解圍就險以候其變帝又不許於是留瑀通輔巢刺王元吉以圍王世充親領步騎三千五百人趣武牢當時日出軍歷北芒渡河陽而去世充登城因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四月帝至武牢建德自滎陽西上帝以數百騎出武牢東二十餘里以挑之徃徃設伏比至賊營纔四騎而已謂左右曰賊見我而旋是其上計乗險追我是其下策賊初見騎少疑爲斥候

帝謂曰我秦王也因引弓射之斃其一將賊以五六千騎竝援槍而至從者皆失色帝謂之曰爾但前去我自殿後於是按轡徐行賊至徐引射之斃一賊賊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此再三每來必斃賊乃不敢復逼帝且還伏兵相次而發合擊破之獲其大將殷秋石瓚斬首數百級

九年初即位突厥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朝爲覘自張形勢云二可汗總兵百萬今已至矣帝曰我與突厥面

自和親汝則背之輙將兵入我畿縣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帝曰今若放還當謂我懼繫思力於門下省帝出自玄武門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隔渭水與可汗語責以負約俄而衆軍繼至精甲曜日連騎蔽野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繇是大懼是日頡利請和詔許焉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也謀臣猛將多請戰而陛下不納臣以爲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

帝曰我觀頡利之兵雖衆不整君臣之計唯財利是視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捽而縛之因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已令無忌李靖設伏於豳州敵若奔還伏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然我即位日淺安靜為務一與敵戰必有死傷不能忘懷也又敵人一敗或當懼而脩德結怨於我為患非細我今卷甲韜戈啗以玉帛彼既得所欲固知其退頑梗驕恣必自是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

貞觀十九年征遼既渡遼水撤橋梁以堅士卒之志領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擔以填塹者帝欲與之同勞若分尤重者親於馬上持之從官悚動爭齎以送城下及班師渡遼水至渤錯水八十里間遼澤餘潦車馬不通詔長孫無忌楊師道率文武官寮及征兵萬人剪草填道而進水深之處以車為梁道太宗憂梁道不成自鞘柴馬上詣無忌等以助役

睿宗景雲元年八月帝以萬騎十餘人自恃平韋氏功

肆行淩暴士庶多苦之竝授以外官又停以戸奴爲萬騎更增置飛騎隷於左右羽林衛京師大悅

文宗開成三年十月易定軍亂不納新除節度使李仲遷請立故節度使張璠之子元益爲留後宰臣欲議征討帝曰易定兩州地狹人貧軍資半在度支急之即無所不爲緩之則必生變卿不須更言第令謹守封境曾不逾月軍中果有異議但以不便李仲遷爲辭帝亦屈法從人遂罷仲遷而以元益爲代州刺史果至不戮一

人以定一方乃神武不殺之功也
後唐莊宗初爲晉王天祐四年四月召周德威軍歸晉陽汴人既見班師知其國禍以爲潞州必取援軍無復再舉遂停斥候梁祖亦自澤州歸雒帝知其不備籌之曰賊師寢謀唯憚先帝今聞我新有家禍必謂不能興師又以我少年嗣位未習戎事幸聞變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練甲兵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以吾憤激之衆擊彼驕惰之師拉朽摧枯未方其易解圍定霸在此一役

甲子軍發自太原巳巳王師潞州北黄碾下營五月辛
未朔晨霧晦冥帝率親軍伏三垂岡下詰旦天復昏霧
進軍直抵夾城明宗時總帳下親軍攻東北隅李存璋
王覇率丁夫燒寨劚夾城爲二道周德威李存審各分
道進攻軍士鼓譟三道齊進明宗壞夾城東北隅率先
掩賊不意我師遽至賊黨大恐南向而奔投戈委甲噎
塞行路得斬萬級獲賊將副招討使前鋒都指揮使符
道招洎大將三百人夾城中芻粟百萬僞招討使康懷

貞得百餘騎出天井關梁祖聞其敗也大懼既而嘆曰
生子當如是李氏爲不亡矣吾家諸子豚犬耳
十三年二月與梁將劉鄩相拒於澶州帝知劉鄩將速
戰乃聲言歸晉陽誘動其兵帝令副總管李存審守營
嚴駕如西行之備賞勞軍於貝州劉鄩覘知謂帝已歸
晉陽乃令楊延直自澶州率兵萬人會我城下延直夜
半至於南門城中選士五百持短兵竊出乘其無備突
入其中譟聲動地梁軍自亂踰垣赴塹爭相蹈藉遲明

鄩軍自莘至於城東與延直殘衆合劉鄩軍之起也李存審率兵踵其後時命明宗典親軍自魏州出戰俄而帝自貝州至與明宗當其前劉鄩卒見帝軍懼形於色曰乃晉王邪引軍漸郤帝追之至於故元城西李存審大軍已成列矣我師前後爲方陣賊於其間爲圓陣賊四面受敵初一合擒賊騎軍數百再合劉鄩引騎軍突西南而走我騎軍追擊之賊步兵合戰短兵既接我軍鼓譟圍之數重埃塵漲天明宗馳鐵騎千餘突入其間

賊四向披靡相躪如積我師四面斬擊棄甲之聲聞數十里追討敗衆皆匿於村園茂樹登者旣衆其枝殆折皆命下樹遁去騎軍追及河上十萬爲羣赴水而死時賊步軍七萬殲亡殆盡旣定魏州梁將劉鄩據洹水而軍魏人上言曰張源德擅據我貝州源德比是吾人事忌必來歸我貝州若下北面無虞可以東出兵師徇地滄海先收郡縣控扼河津不出半年瀕海以西皆爲吾土矣帝曰吾策則不然貝州魏之邊郡壁壘完堅張源

德託附劉鄩勢難卒解昨投來者說已叉滌軍必若攻之未見其可德州是横海支郡西接貝州張源德每用軍機又與滄帥共爲首尾昨偵德州無備可以輕騎取之我若在彼駐軍二賊自然勢解滄州門外是我戰場待二豎各保孤城然後乃圖進擊於是遣騎軍五百晝夜兼行襲之羣將不意我師至踰垣而遁遂攻其城以遼州守捉將馬通爲刺史

明宗初爲邢州節度使天祐十四年四月契丹阿保機

率衆二十萬攻幽州周德威間使告急莊宗召諸將議進趨之計諸將咸言虜勢不能持久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而擊之可也帝奏曰德威盡忠於國家孤城被攻危亡在即不宜更待虜衰願假臣突騎五千爲前鋒以援之莊宗曰公言是也即命帝與李存審閻寶率軍赴援帝爲前鋒會軍於易州步騎七萬三將謀進存審曰契丹合戰唯使騎軍弓良矢勁其鋒難敵我師合戰唯使步兵若於平原廣野之中卒遇其衆彼若以騎

軍十萬馳突我師欲戰不能退則被逐則我屬無遺類矣帝曰彼賊騎以馬上爲生不須營壘我今步騎之行須有次舍禦備輜重資粮一宿不釁則士有饑色若平原之中卒遇賊軍被掠輜重資粮則我不戰而自亡矣不如銜枚束甲尋澗谷而直行抵幽州與德威合勢如賊警覺據險枝梧此計之上也

長興三年二月雲州上言契丹遣使來求果子帝曰敵中雖闕此物亦彼非實然亦當面偵諜宜阻其求但報

云遣使入朝當有處分
周太祖乾祐中爲樞密使漢隱帝以河中李守貞叛命
詔帝自往用兵帝既奉命與白文珂常思劉詞約以八
月二十二日文珂自同州常思自潼關帝自分陝三道
竝進将臨賊城揚旗伐鼓聲殷天地步騎踊躍賊觀之
失色白文珂是日奪得關城立河西砦常思立城南砦
帝立城東砦初徵發諸州夫二萬餘分地起長連城諸
将啓曰守貞窮寇安能持久不勞塹地築壘以守之帝曰

軍法備不虞兵勢有盈竭蜂蠆有毒而况賊乎退謂白文珂劉詞曰二公老於軍中不言可知守貞自懟反覆常謀背叛畏懼先帝不敢鴟張謂我輩勃興太原事功未著而有輕我之志又聞身到河中便圖自固散金以結豪傑厚利以誘萑蒲山林羣兇豬突豨勇安得不爲吾患加以城闕百倍十圍五攻若驅卒徒赴湯火則所傷多矣若長墉巨塹飛走無門俟其倉廪家財散盡不唯爲合之衆父子安能相保此時梯衝逼脅書檄招呼

違禍脫身不呼自至所言兵勢盈竭此之是也當分地
配夫速立垣池以謀持久後思吾言必如此料
世宗顯德三年親征淮南幸水砦行至渦橋帝自取石
一塊於馬上持之至砦以供飛礮文武從臣過橋者皆
齎一石四年十一月幸淮上親領兵破賊砦一所殺淮
賊數百人砦在濠州東北十八里灘上其灘廣袤數里
淮水浸而圜之乃濠上之咽喉也先是賊據其地泊舟
檝以自固恃其四面水深謂我師必不能濟帝之將行

也悉索行在槖駝以往臣寮咸不諭其旨及至命甲士數百人跨槖駝以濟帝又續領騎軍相繼而渡一鼓而盡殪之虜其戰艦而迴

五年正月帝在淮上詔發楚州管内丁壮於城西北開老鸛河是時帝将以齊雲船數百艘自淮入江楚州城北舊有北城堰度其舟大難於過堰故開此河以通其路先期令近臣往按地計功迴奏云地形不便又計功甚多帝勿聽因枉駕以視之親授規畫大減丁夫之數

旬日而成不懲於素繇是我之戰艦自淮達江無留滯矣二月帝在淮南甲寅僞天長軍使易贇令男延壽齎表以其城來降天長縣當九驛之路城小而固南人以其地爲雄州帝之破楚州也獲其僞守將張彦卿男光祐捨而不誅因令光祐齎璽書以諭贇贇知楚州既下故降

權略

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動静屈伸唯變所適蓋

執物之理則不適事之機守事之常則不達物之變故聖人德以經其逸權以濟其危神化無方竒謀間出蒙險難而無咎安反側而不疑故能駕馭英豪撥平禍亂使强敵不能以計測姦臣不得以智闚然則取之以權守之以正帝王之道皇皇而有中矣

漢高祖初為漢王三年正月九江王黥布間行與隨何俱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洗濯足也）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

過望
六月項羽圍成臯漢王跳（跳走也）獨與滕公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奪其印符（就其卧處）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印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爲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謂趙人未嘗見發者）
四年正月與項羽臨廣武之間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

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

二月立韓信爲齊王時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邊近也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發信使者所齎書也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

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
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
遣張良操印立信爲齊王操持也徵其兵使擊楚
五年十二月項羽既死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
奪其軍徙封信楚王
六年十月楚王信謀反帝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
平計乃僞遊雲夢在南郡之華容十二月會諸侯於陳楚王信
迎謁因執之正月高祖已大封功臣其餘日夜爭功而

不決未得行封帝居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徧封（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曰為之柰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言有舊嫌者也）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三月帝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屬廣漢）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十年九月代相國陳豨反帝親征之至邯鄲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帝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帝各封千戶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帝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之鳥羽插之示疾速也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

哀帝即位太后詔王莽就第避帝外家帝初優莽不聽

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帝乃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大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為治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戶以為特進朝朔望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

後漢光武初為蕭王將北徇時更始遣李軼朱鮪等守雒陽乃以馮異為孟津將軍拒朱鮪異乃遺李軼書軼

深達意通書之後更不與異爭鋒異見其信効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繇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魏太祖嘗討賊廪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觧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又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於是

太祖馬騰入麥中勑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拔劍割髻以置地

晉宣帝爲魏太傅與大將軍曹爽有隙稱疾不與政事爽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黄門張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帝亦潛爲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帝會河南尹李勝將莅荆州來候帝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皆流出霑胷勝曰衆情謂明公舊

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帝使聲氣絶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居并州并州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帝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荆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
景帝爲魏相國揚州刺史文欽與其子鴦舉兵作亂帝

以大將軍征之帝目有瘤疾使醫割之鴦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齧被敗而左右莫知焉

元帝時周玘行建威將軍自以爲不得調內懷怨望與王恢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謀泄帝聞而秘之召玘爲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武將軍南郡太守玘既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玘奕世忠烈義誠顯著孤所欽嘉今以爲軍諮祭酒

將軍如故進爵為公祿秩僚屬一同開國之例玘忿於
廻易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

明帝太寧二年王敦舉兵内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
馬微行至湖陰察營壘還敦覺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
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嫗以七
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
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
糞冷以為信遠而止不追帝僅而獲免

後魏孝明武泰初薛曇尚為奉朝請時爾朱榮擅疆弁伺朝廷欲揣其情除曇尚員外常侍使於榮託以慰喻黙以觀之

後周太祖初為夏州刺史侯莫陳悅阻兵隴右太祖志在平之乃令塁曹參軍冀儁偽作魏帝勅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太祖討悅儁依舊勅模寫偽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異太祖說費也頭已曾得魏帝書及見此勅不以為疑遂遣步騎一千受太祖節度

武帝沉毅有智謀初以晉公護專權嘗自晦迹人莫測

其深淺及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克已勵精聽覽不怠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寢疾時李勣爲太子詹事帝謂
太子曰汝於李勣無恩我今將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
以僕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爲疊州都督高宗
即位其日召拜雒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令中書門
下參掌機密尋册拜尚書右僕射
德宗建中三年北平王馬燧討田悅於山東時歲旱京
師括率人心甚擾鳳翔留鎮幽州兵多離散入西山爲

盜殿中丞李雲端與其黨袁封單超俊李誠信等與燧子鴻臚少卿暢善因飲食聚會言時事將危暢乃遣家人溫靖與父書具陳利害可班師還鎮燧怒執靖具奏其狀令兄炫執暢請罪帝以燧方討賊不竟其事誅雲端等十二人勅炫就第杖暢三十帝於是罷括率之令四年幸奉天時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佶所總錢帛八百萬貫爲淮南觀察使陳少遊所奪包於彈丸中置表以少遊脅取財帛事會少遊使繼至帝問曰少遊收包佶

財幣有之乎對曰臣發揚州後非所知也帝曰少游國之守臣或防他盜供費軍旅妆亦何傷時方隅阻絶國命未振遠近聞之大驚咸以聖情達於變通明見萬里

後唐太祖爲晉王天復元年六月以汴寇方盛難以兵伏佯降心以緩其謀乃遣牙將張特持帛馬書檄以諭之陳當時利害請復舊好

明宗天成末王都據定州叛契丹主遣原知感等九人將騎三萬援都嘉山之戰爲王晏球符彦卿高行周追

擊敗之至幽州界竝爲趙德鈞所擒獻於京師諸將請誅之帝曰此八九人胡之驍將也彼以死報主蕃中絶望矣不如留之以愧其情必紓邉患長興中乃賜姓名易蕃號

册府元龜卷四十五